



张元和：平型关战役中的钢铁身影

张元和，宁夏海原人，1920年出生。1936年，年仅16岁的他便参加红军，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平型关、张店、丁店、高平等战役。曾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昌警备区司令员。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，获“三级独立自由勋章”和“三级解放勋章”。1965年3月晋升为大校军衔。1988年9月，被授予“二级红星荣誉功勋章”。曾获朝鲜人民共和国“二级独立自由勋章”。

1937年8月25日，红15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，在三原桥底镇举行了改编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。不久，344旅分为两个梯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，奔赴华北抗日前线。

正当八路军主力向抗日前线挺进时，日本华北方面军直属第5师团则从河北蔚县经山西广灵、浑源、灵丘，直趋越口和平型关，企图突破内长城国民党的防线。

为了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，八路军总部决心组织平型关战役伏击歼灭日军。

张元和所在344旅的任务是占领平型关北面的蔡家峪、西沟村和东河南镇一线阵地，截断日军退路，阻击日军增援。

9月24日午夜，687团随旅向平型关北开进。为了隐蔽，部队选择了难走的崎岖小路。经过大半夜艰苦行军，拂晓前，部队按时进入埋伏阵地，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，趴在冰凉的阵地上隐蔽起来。张元和所在的687团一营埋伏在深沟两边的山头上，准备夹击日军。

清晨7时许，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主力全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，八路军战士居高临下，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和迫击炮一齐开火，猛烈的炮火打得日军人仰马翻。

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发现21旅团3个联队被伏击，急令

涑源、蔚县所驻的两个联队火速赶往平型关增援。八路军115师344旅奉命断敌退路、阻敌增援。

344旅旅长徐海东指挥687团进入战斗。张元和所在的一营迅速占领了西村，三营进入蔡家峪、西沟村，二营则在韩家湾北侧的高地，随时准备战斗。

不一会儿，从涑源方向开来的日军出现，400余人。二营集中全部火力猛烈地朝日本鬼子射去，手榴弹不间断地在敌群中开花爆炸，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，退到山谷底的公路上，收拢部队，企图寻机冲过八路军的阻击，前去增援被围的日军。

三营和一营从西和东两个方向杀奔过来，二营发起最后的总攻。战士们喊叫着，扑向敌人，势不可挡。

日军派飞机配合作战，狂妄滥炸，也没有扳回败局。一营三连守在靠北边的山上阻击敌人的正

面。日军拼命突围，组织多次进攻，均被三连打退。营长命令：三连要守好口子，进来的不准跑出去，没有进来的一个也不能放进来。张元和跑步到三连阵地传达营长的命令。三连长听了张元和传达的命令后请求支援弹药。

张元和跑回来向营长报告了三连的情况，营长命令：“赶快报告后勤并马上给三连送弹药。”在山上传达营长命令的路上，张元和腰间的皮带扣被子弹打坏，挎包、衣裤也被打穿，但所幸没有伤着骨肉。三连及时补充了弹药，全歼了被围的日军。

黄昏时分，平型关战役结束。共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，击毁汽车百余辆、大车200余辆，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支（挺）和其他辎重物资。其中，687团歼敌数百人，缴获汽车20余辆。（据中国文明网、抗日战争纪念馆网）

马云清的革命征程

马云清（1891—1970），西吉县单家集人。1935年至1936年，受长征、西征红军影响，积极发动群众，带头支援红军，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，是固原早期革命者之一。

1936年9月16日，根据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，在西征红军的帮助下，中共静宁县委员会、静宁县苏维埃政府在单家集建立。马云清任县苏维埃主席。为了巩固地方政权建设，协助接应红二、红四方面军，马云清领导县苏维埃政府配合县委迅速打开工作局面，及时建立了下

属单家集、麦衣镇、兴隆镇、公易镇、将台堡、界石铺等10个区苏维埃政府和35个乡苏维埃政府及农民协会；在新苏区积极发展党员团员，建立起4个党支部；组建起200多人的县游击队。依靠党政和武装组织的保障，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得以全面开展。适应新区建设，马云清注意发挥地方干部熟悉情况的长处，组织他们在街道两旁、集市附近张贴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”“废除苛捐杂税”等标语，配合红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、红军政策和党的民族政策，

扩大党的影响，巩固牢靠的群众基础。红军军事行动展开后，马云清领导县苏维埃政府紧急动员回汉群众筹集大批棉衣、布鞋、棉布、银圆、羊只，犒军支前。组织20多名精干人员协助驮放放哨，向导引路，派遣县游击队支援红三团袭击国民党静宁县城。10月23日，三军会师之时，马云清领导县苏维埃政府配合县委组织300多名当地群众欢迎慰问了红六军团将士。之后，动员235名县内青年参加红军，壮大了红一军团直属回民连。马云清和县

苏维埃政府的出色工作，受到了红军将士的普遍赞誉。红军离开时敬赠他4个条幅勉励：“筹备军需，广招信民，供给粮秣，德育才能”。不久，黑暗统治再次笼罩西吉，静宁县苏维埃政府遭破坏，马云清被凶蛮匪徒逮捕，羁押静宁县城100多天。在狱中，他惨遭严刑审讯，仍坚贞不屈。后敌顽索证无望，只好将他释放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马云清担任了单民乡副乡长。1970年病逝。（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所）

中宁驻军奔赴绥西抗战

抗日战争之前，马鸿宾所部国民党81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长期驻扎中宁，军民关系尚称融洽。1938年春，侵华日军欲从绥西进攻宁夏。如果宁夏失守，日军不但可以威胁陕北，还可以从宁夏前进占领河西走廊，切断从新疆到兰州苏联援华物资的通道，关系十分重大，于是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，率部奔赴前线，协助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共同防守绥西。

马鸿宾接到任命后，立即举办军官训练班，对全军营、连两级军官进行政治、军事培训。在开班典礼上，他脱去平时常穿的长袍马褂，换上黄呢子军装，肩佩中将领章，足蹬马靴，腰挎佩剑，昂首挺胸，气宇轩昂地登上讲台致辞。所率部队，除从中宁出发的81军35师103、104两个步兵旅外，还有到永宁、贺兰跟进的马鸿逵派来配属的骑兵第1旅、第2旅和警备第2旅，共计3个步兵旅、2个骑兵旅，总兵力4万余人。

5月底，马鸿宾率81军军部机关人员，坐汽车到达绥西临河县城，受到临河县白县长出的出城迎接。马鸿宾在临河县城设立了作战指挥部，给各旅分配了防地，从此开始了他的绥西抗战的战斗生涯，时年54岁。

当时临河县狼山口察汗格尔庙周围，盘踞着以汉奸李守信、王英为首的一批投降伪军。此前，傅作义曾派1个团去消灭，不幸战败，团长阵亡。马家军进驻绥西1个多月后，即1938年7月的一天，马鸿宾令宁夏骑兵第2旅去消灭这股顽敌。骑2旅旅长马义忠率该旅第4团出战。午饭后出发，傍晚到达该地，敌人仓皇应战，骑4团团长张光武腹部受伤后不下火线，继续指挥，2营营长马珍元中弹负伤，5连连长阵亡。激战3个小时后，伪军伤亡严重，抵挡不住，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，趁夜逃窜。天明打扫战场后，马旅长命令部队将察汗格尔庙放火烧毁，以免李守信、王英再来盘踞。骑2旅首战告捷，傅作义发来专电嘉奖，并奖给部队毛毯、裹腿、牛肉一批。马鸿逵也派第17集团军参谋长柴成霖携带慰问信和慰劳品前来慰问。1938年12月的一天，一架日本飞机来陕坝轰炸，低飞扫射，目中无人，愤怒的35师士兵用常规武器仰射，击中飞机油箱。敌机屁股上拖着黑烟，滑行数里后坠地，两名驾驶员爬出机舱后惊慌张望，看见中国驻军端着

枪向自己围来，黑洞洞的枪口瞄准自己的脑袋，自知末日已到，乃举起手枪自杀。

1939年夏，日军用汽车、坦克、装甲车开路，从包头向乌拉拉包81军防地进犯。军参谋长马惇靖（马鸿宾之第三子，后来接替马鸿宾担任81军军长）在开战几小时前从临河县军部赶到乌拉拉包前线。他检查阵地后，安排103旅205团2营营副王五典在前沿看守电话。日军到达马军阵地前数百米时停住，先用大炮轰击，这时马军士兵进入掩体躲避，一颗炮弹落在电话机旁，王五典被震得身子往上一跳，就失去了知觉。王五典苏醒后，赶紧把电话机重新安上，听到电话里马惇靖问他，刚才电话怎么断了，他说说明原因后，马惇靖又询问火线上各团的情况，他如实汇报后，马惇靖命令他转告205团和206团，叫他们利用工事，沉着应战，充分发挥火力，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，还要捕捉战机，主动出击，不能只守不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命令206团派出一个小分队，沿着乌拉拉包东侧山边，利用地形迂回到敌人侧背，突然袭击，使其腹背受敌。他的这两道命令，在这次战斗中都起了重要作用。在另一块阵地上，当敌人用大炮轰击马军阵地时，马军的迫击炮连立即用八二迫击炮还击，可惜八二迫击炮是旧式武器，一开始就冒烟，一冒烟就暴露目标，敌人就瞄准目标向马军炮兵阵地还击了200多炮，把马部炮打哑了。敌人利用马军炮哑的机会，汽车、装甲车一齐拥来。当他们进入马军步枪有效射程以内正在下车时，马军立即发起猛烈冲击，一下子冲到敌人机动前进行肉搏战，用刺刀戳敌人的胸膛，用大刀砍敌人的脑袋和汽车轮胎。把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，有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下车，就被打死在车上，下了车的敌人，不是被砍死，就是被砍伤，剩下的抱头鼠窜，钻进装甲车逃跑了。

1939年秋，鉴于包头日军只有小岛骑兵集团和少数汉奸伪军，兵力薄弱，纪律涣散，而且久逸怠战，于是傅作义和马鸿宾两位将军商议，发起包头战役。他们命令傅部门炳岳骑兵第6军在马家军骑兵部队的配合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包头以东的薩拉齐，破坏了平绥铁路，切断了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与包头之间的地面联系，使小岛部

队孤立无援，受到重创，吃了大亏，史称包头大捷。

驻张家口的日本蒙疆驻屯军司令冈部直三郎中将从张家口来到归绥，从晋北察南调来了黑田重德中将率领的日军第26师团，加上包头原有的小岛骑兵集团和守备第3、4、24大队、山炮40余门，汽车装甲车300余辆，总兵力4万多人，以黑田重德为指挥官，向河套地区恶狠狠地杀来。

从包头到河套，全长700余里，有3条路线：一条是南路，经西山口在马七渡口渡河，沿黄河南岸向西前进；一条是中路，从包头过乌拉山，经乌不浪口、四意堂、乌镇向西；一条是北路，须过狼山，道路崎岖，只能走人，一般情况下不走此路。此次日军进攻河套，兵分两路，也是只走上述3条路线中的前面2条。南路的主力是小岛率领的骑兵集团，中路的主力是黑田重德率领的第26师团。

中方的部署是以傅作义部门炳岳骑兵6军第7师、新编骑兵第4师和宁夏骑兵分别布署在西山嘴和马七渡口，阻击日军小岛骑兵集团，不使其前进或与中路黑田重德部队会合；中路由马鸿宾81军35师在乌不浪口、四意堂、乌镇设防，利用事先修好的工事，阻击日军前进，逼其改道转走北路；傅作义主力35军之101师埋伏在乌不浪口东北，新编第31师埋伏在更北的万和长，形成口袋阵，待日军在乌不浪口受阻不能前进转入口袋阵时，聚而歼之。

1941年1月31日，黑田重德率领中路日军，由坦克装甲车开路，向乌不浪口、四意堂、乌镇而来。战前，81军35师在阵地前筑有蛇形交通沟、隐形地堡、掩蔽所、掩体陷阱及宽2米、深1.5米的战壕及隐身瞭望哨等坚固工事，敌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冲锋，我守军利用坚固的工事还击和阻击敌人，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在壕堑和地雷面前不能前进，天黑后两军阵前对峙，敌人2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像一条死去的长蛇，僵卧在查石太山脚下。

2月1日凌晨，日军先以重炮轰击，继而飞机轰炸，最后坦克猛冲，地面工事全被破坏，208团伤亡惨重，205团前仆后继，阵地仍在我手中，敌人久攻不下，于是惨无人道地施放毒气。35师没有防毒设备，官兵只能用湿毛巾捂在口鼻上预防，土办法斗不过洋武器，战斗力下

降，阵地最后失陷。乌不浪口、四意堂、乌镇失陷的后果相当严重，因为没有堵住黑田重德的20师团，逼其向北转入事先布置的口袋阵就歼，致使敌人于2月3日进入五原，占领了河套平原。

乌不浪口大战时，马鸿宾不在前线，他正在重庆参加军委会的军事会议，得知乌不浪口战事失利，他立即请假返回前线，一面整顿部队，一面追查战事失利的指挥责任。208团团长马钟曾经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离开指挥岗位，被戴上脚镣，押回宁夏惠农县黄渠桥镇接受军事法庭审判。

黑田重德侵占五原后得意忘形，错误地判断了形势，他认为中方主力已被击溃，短期内无力对其进行反攻，于2月中旬起分批撤离。五原仅留2个日军联队和6个战斗力不强的伪蒙师和汉奸王英的所谓绥西自治联军，总兵力仅1.6万人，分布于五原新旧两城和临河等地。

傅作义和马鸿宾抓住战机，迅速布置五原战役：计划于3月20日对五原发起总攻，傅部负责进攻五原县城，攻城部队以傅部新编孙兰峰31师安春山团、绥远游击军的曹子谦团和五临警备旅的闫梦云营为主，从以上各部中挑选精壮、有作战经验的官兵500人组成突击队，事先侦察敌情，做好一切准备，于5月20日总攻开始前隐蔽在五原新城东南方向，攻进城内后猛攻敌之指挥系统。31师师长孙兰峰率领该师另外两个团、附五临警备旅及山炮营为攻城主攻部队，从新城西门攻城，进城后与突击合力攻击敌指挥系统，使其丧失指挥能力。32师负责攻击五原旧城及其附近据点，使新旧两城之敌自顾不暇，无力互相接应。整顿补充后的马鸿宾81军35师，则被布置在五原县城以东至丰济渠西岸，拦击城内守敌不使其东逃；阻击从包头西来之援敌，不使其进城与城内守敌会合。其他部队均做好准备，随时听候调遣。

五原战役进展顺利，我军攻入城内后，日酋水川伊夫中将、联队长大桥大佐、日特桑原中佐等百余人逃出城外。逃至乌梁素海西岸，前有我游击队阻击，后有我精兵追剿，在刘家窑附近，一部被击毙，一部被淹死，日酋水川伊夫中将、大桥大佐均毙命于此。（据《中宁文史资料》）

延安时期报刊对中医药的宣传



延安时期制作中草药场景。（资料图片）

延安时期，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规模、多角度、多形式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，普及卫生健康知识，促进公共卫生事业，推动边区社会进步。1945年4月24日《解放日报》第1版刊发社论《继续开展卫生医药运动》，对中医给予充分肯定。党报党刊主动担负中医药传播职责，广泛宣传中医药工作和中医药知识，提高群众觉悟与素质，中医药宣传普及成绩斐然。

卫生常识“走村入户”

陕甘宁边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、交通不便、经济现状落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意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健康状况难以保证，虽然看病靠着中医，但却普遍缺乏正确的中医药常识，因此普及中医药知识、树立正确健康观念，成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的当务之急，借助报刊宣传普及便是重要途径。

《新中华报》《解放日报》多次刊发《重视防疫》《紧急的防疫工作》《夏季防疫工作》等社论、时评、建议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，并确定“卫生”专栏增加中医药方面文章，在编委中充实中医专家，中西医结合共同负责编辑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1941年《解放日报》开辟“卫生”专栏起，先后刊出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。陕甘宁边区卫生署也组织编写《农村卫生》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卫生知识小册子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。

中医药宣传以引导民众破除迷信、相信科学为主要内容，重在改造巫神，传播科学知识。1944年4月2日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《定边县参议员崔瑞鼎倡导下卜掌村破除迷信》，并配发社论《从卜掌村谈起》，指出：“在我们边区有像崔瑞鼎这样的好医生，他不但医道高明，而且思想进步，这是很好的。”同年4月刊登社论《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》，10月又刊发通讯《崔瑞鼎和崔岳端运动》，宣传他坚持行医治病、破除迷信的文明作为，带动全边区形成反迷信运动的高潮。

边区中医药宣传教育的一大特色是以艺送医，采取群众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，把卫生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。卫生宣传部门在传统节日、农村庙会等节点，通过秧歌、戏剧等文艺表演，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宣传教育，党报党刊也及时对所取得效果进行报道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边区还多次举办医疗卫生展览会，以实物、文字、图片、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，展示封建迷信危害，普及卫生防疫知识，社会反响强烈。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，展出实物659件、图画260张，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，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。展览会历时8天，参观人数达万余人，《解放日报》连篇跟进报道，宣传效果很好。

卫生健康宣传阵地

“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，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，以适应边区实际环境的需要，同时解除西医缺乏的困难。”这是1941年5月30日《解放日报》刊载的报道《边区政府委员会议讨论卫生工作》中引用的观点。

作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报，《新中华报》《解放日报》报道了许多党政军机关和领导关于中医药工作的会议、政策和活动，如《国医代表大会闭幕，国医研究会正式成立》《边区卫生处改造中药代替西药》《西北局召集各机关开会决定推进群众医药卫生》。同时开设专版专题专栏，加上利用特稿专稿、漫画口号等方式，发挥党报引领动员、营造氛围、舆论监督等作用，党报党刊成为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卫生健康宣传的主要工具，发表了许多社论和理论文章。

《解放日报》《边区群众报》《关

中报》及《新华日报》等媒体大量报道边区各地中医药工作的动态和成效，积极推动中西医合作，1944年4月30日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专访报道，他对记者说：“号召所有卫生干部打破宗派主义的观点，很好配合中医，研究中医中药。”

和当时各地做法一样，边区中医也有保守“秘方”之旧习，墨守成规。党报党刊配合“中医科学化”，提倡公开“秘方”，相互学习，对全边区中医改造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《解放日报》针对当时防疫保健工作的需要，及时刊载民间验方和名医处方。1944年刊载了“柳拐子治法”；1945年刊载李鼎铭救治麻疹验方、江思元提供治吐黄水病的“雷击散”中药方；1946年转载《关中报》发表的预防和治理黄水病办法，刊载《大蒜素的抗菌作用》《丁香治疟》等科普文章。

《解放日报》开辟专栏，既介绍通俗科学知识以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，又发表医学论文为边区文教建设服务。如1941年10月4日开设“科学园地”专栏，1941年11月24日开设“卫生”专栏。1944年9月24日《解放日报》“农学知识”专栏刊登江心《森林有啥用处》，指出森林用处很大，其中就讲到树叶的药用（如柏树、五倍子），根的药用（如黄柏），果实的药用（如山楂、桃、杏、枣）等。

《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》于1942年8月至12月，分4期在《解放日报》的专栏连载，是延安时期重要的、也是唯一的一部植物专业志。1944年6月《解放日报》又发表闻芷《边区药材介绍》，介绍麻黄、柴胡、甘草等33种药材。

报道模范推广中药

1944年7月1日《解放日报》报道：“本市著名中医李长春同志为群众服务的精神，为本市市民所一致称道，市政府决定在夏季卫生动员大会上提出奖励，并誉之为模范中医。”1944年12月10日《解放日报》报道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议会上的发言时指出：“崔岳瑞以医药破除迷信，收到了很大效果。”

边区中医药宣传教育，坚持群众路线，通过总结基层群众经验，树立身边先进典型，从群众中来，再到群众中去，引导群众自觉培养良好卫生习惯，推广群众卫生工作经验。在这方面，《解放日报》刊登《刘建章手创医药合作社》《三边中西医药研究会的工作》《医疗队下乡工作的经验》等。

中医药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卫生下乡、卫生竞赛活动，边区推选卫生模范个人、卫生家庭、卫生模范乡等先进典型，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，《解放日报》给予多次宣传报道，如1944年报道《志丹三区合作药社周医生采集药材克服困难》《中医刘登英热心为群众治病》《赤水模范中医任和平，背着药包走遍关中》等。

除此之外，党报党刊还登载中医药产品广告。《解放日报》常在显著位置做中医医师、中药材、中成药广告宣传，以满足各界对中医服务的不同需求，如1941年5月21日登载《光华药单价表》，1944年8月30日登载《介绍良医》，1944年9月8日登载《延安中医图书馆征募医药图书启事》，1944年11月6日登载《松鹤牌虎骨酒》，1945年5月18日登载《健康制药社两大贡献：“龙牌”仁丹、“松鹤牌”救急丹》，均刊发在该报第1版。

1945年8月28日，保健药社总社在《解放日报》第1版刊登启事：“本社为了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起见，特购大批药材，炮制精良，售价低廉，欢迎各界多来惠顾。”

当时的主流媒体进行中医药商业宣传，对医药组织业务拓展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（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、人民政协网）